

一、1月26日蔡奇等领导同志来家看望,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二、2025年出版图书:《诗词中国》《夏天集》《睡好的福分》《极限聊斋》《当你拿起笔》。

三、在《花城》上发表小说《夏天的念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你从我身边经过》。

四、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浙江日报》《长江日报》等报纸发20篇。

五、为中央党校等单位讲课18次。

六、2025年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等媒体采访10次。

七、出差到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孝义市)、吕梁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福建省厦门市,四川省绵阳市,山东省青岛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新和县、库车市),澳门等地,与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玛依努尔老师见了面。

八、活动情况



心往白云画里人 (中国画) 邵琦

## 开卷有益

卢润祥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是有故事的:历史上的陶潜从小爱书、好静,开卷读书有所心得,就高兴得忘了吃饭(《宋书·陶潜传》);宋太宗每天都要读《太平御览》,规定为三卷,如有事,以后只要有空了,总是要补读才安心。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涑水燕谈录·文儒》)。

话说古都金陵自古人文鼎盛,多才俊之士,且群贤毕至,著名读书人蔡玉洗、董宁文先生就用“开卷”两字创刊了一册读书小刊,其质朴简洁雅素而内容丰富,以它的美好获得了读书人欢迎。它也重视内容之原创与发掘,创办至今倏忽间竟有25年了,该刊坚持出了300期,总计3000篇,被评为内容丰富翔实、信息量大的一本读书刊物!

最近,收到董宁文编的纪念该刊终

刊的《开卷三百》一书,此书厚重切实,是对民间读书刊《开卷》三百期收官后的一个回顾,也是对民间编辑成果与经验的一个小结,查阅本书索引,显示本人在《开卷》也曾先后发表了十五篇小文,此中有记述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工作生活写作之经历,在文史钩沉中介绍1936年版《辞海》制作封面题字的邹梦禅先生的经历等。

本城读书人周立民先生曾对我说:“《开卷》是一本人文气息浓郁的读书刊物”。同时,我也听到了陈子善先生给予的“言之有物”的四字评价,肯定它一直秉持的读书精神之不易!《开卷》创办后风生水起,为中国文化之积累贡献了瓦砾砖石。有人说:《开卷》是一块小小的文化传承的铺路石,传承了可贵的读书精神,对此,我是完全同意的。

陈兄突然由微信发来数行字,称自己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因为工作有些繁忙,无暇与我见上一面,连捎带的礼物都还没面交,却要返回北京了。他决定将礼物快递给我——一个北京特产的兔儿爷。

陈兄说,这兔儿爷是他特地给我家小朋友玩的。我就在想,或许是几年没见面,他印象中我家小朋友年纪还小,小到还处在摆弄奥特曼、变形金刚甚至超级飞侠乐迪等玩具的年龄。而泥塑兔儿爷,原本就是未诞生那些电视角色衍生品的年代,京华孩童的把玩之物!粗粗算下年龄,陈兄的孩子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不知少年时是否得到过一个兔儿爷?当年我和建春兄一起到北京,与陈兄、土元兄,曾一起去北方昆曲剧院听戏;还和昆曲名家魏春荣在牛街一个小馆吃了顿饭。饭桌上聊起《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曾不知不觉聊到兔儿爷。原因在于兔儿爷也与月亮有关。当时陈兄的孩子还在读小学,而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娃。

兔儿爷起源于明代。其一贯以来是泥塑的、人化的月宫玉兔形象,每每胯下坐骑鹿、麒麟、老虎等兽类,那兔头上还有金盔

金甲等戏曲武生造型。我感觉,那就是一种戏曲角色衍生品。换句话说,就是五百年前儿童手中的超级飞侠乐迪一样,是纯国产玩具!当然,最初,兔儿爷是中秋节时祭月时安放在供桌上的。“京师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偶题

我藏了一个兔儿爷  
姜浩峰

一诗,时崇祯庚午岁也。”明代读书人纪坤在崇祯三年(1630)所写《戏题》一诗的序中如此写道。纪坤一辈子应对科考,希望仕途通达,然而到72岁时发现仍然只是个廪膳生——由朝廷每年发碎银几两补助生活——想当官是不可能了,于是开始编辑自己的诗集,想找机会付梓。哪知道编成六卷诗集之际,李自成大军席卷而过,诗集一度不知所终。又过了些时日,纪坤的夫人宋氏在自家地窖的破箩筐中找到被焚烧过的残诗稿,遂交给儿子纪钰。纪钰看到父亲留下的诗稿,果然不似一些科举进士之人所写馆阁体那般

主旨演讲。

8. 在四川省成都市出席由中宣部印刷发行局主办的“点亮阅读微心愿”圆梦起航行动启动仪式。

9.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出席北京十月文学月开幕式,为获得第四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颁奖。

九、作品影视化情况

1. 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于2025年3月30日在央视八套播出,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2. 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改编的36集电视剧通过国家广播电视台备案。

3. 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与天山电影制片厂相关同志商谈《在伊犁》改编电影剧本事宜。

4. 小说集《在伊犁》获作家出版社2024年度好书评选“特别致敬图书”。短篇小说《高雅的链绳》荣获2024年寿春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短篇小说奖。

十一、坚持每天走路,获华为在网络上的累计完成1500万步数字化奖章。坚持每周游泳两次等。成功做了白内障手术。

## 从上海的咖啡说起

李磊

主编常晖老师让我为欧华作协的文集《来欧洲喝一杯咖啡吧》写个推荐序,集子中有30篇美文,都是欧华作协的海外作家们精心之作,构成了一幅生动多彩的欧洲咖啡地图。我们可以捧着这本书,逐个寻访一个个令人神往的咖啡店。我们要在每一个咖啡店拍一张照片,打印出来,夹到书里,最后汇集成只属于自己的欧洲咖啡插

图文集。这一定是个好主意,相信我太太也喜欢。我太太爱喝咖啡,我也就陪她喝。因为我是好丈夫,我很享受跟着太太喝咖啡的感觉。走在清晨的淮海路,空气里飘散着的,不只是梧桐叶的清香,更有那若有若无的咖啡焦香,仿佛这座城市无声的背景音乐,百年未歇。

这咖啡的渊源,竟可追溯到170多年前。1853年,一位英国药剂师将咖啡带到上海,最初在南京东路的一家药房里出售。那时,上海人瞧着这棕黑色的液体,只当是种奇特的“咳嗽药水”。谁成想,这“药水”竟在此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末,上海的咖啡馆数量已超过了伦敦、纽约和东京,成为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鲁迅先生曾戏言“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但他的日记里,却不乏与友人在公啡咖啡馆“饮加非”的记录。

“饮加非”的记录。那里不仅是文艺家的沙龙,更是思想的熔炉。那时的霞飞路上,俄国人开的咖啡馆“里,作家林徽音曾坐在露台上,看楼下霞飞路上各色车辆行人如流水般漂游,恍若坐在船中凭栏远眺。咖啡的香气,就这样与海派文

化的脉搏悄然融合。

时光流转,咖啡在上海已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城市名片的蜕变。如今,上海有咖啡店近万家,静安区每平方公里分布约57

家,密度远超纽约曼哈顿和东京涩谷。这数字背

后,更是千姿百态的咖啡生态。更多的,是藏在街角巷尾的独特风景。

最令人感慨的,是咖啡与这座城市文化的深度

融合。如今的上海咖啡,

还生发出了独特的“国潮”风味。

桂花拿铁、茅台咖啡、酒酿拿铁这些融合了本土风味的创意饮品,

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老字号雷允上甚至与咖啡品牌

联名,将甘草、茯苓、当归

融入咖啡,让外国游客也

忍不住尝鲜。

这种创新精神,正是上海咖啡的灵魂所在。

与此同时,咖啡也在社

区区间编织着温情的网

络。在天平街道,数百家

咖啡馆星罗棋布,成为青

年社群的“第三空间”和

城市更新的“微引擎”。

写了自序。也许他认为我编得还可以,就嘱我再接再厉,为他编第二部书。

记得收到此信后,我立即开始工作。一年之后,编选工作完成。1997年10月,我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访学,临行前把书稿交给责编。次年3月回国后,责编告诉我,散文集已列入出版计划,我就未再过问此事。

2001年10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编·北山散文集》一、二两卷终于问世了。但我见书后才发现编选体例已经变更,《编后记》中也有说明:“陈子善先生曾为散文卷编过按结集与集外散文编排的初稿,为散文两卷的编订提供很大便利。”我不知道这样的变更是否经过施先生同意,我后来没问过施先生,施先生也从未向我提起过。但我编的书稿是参照《鲁迅全集》的编法,即已经出版的施先生散文集按出版时间先后编入,更多的集外文章则按发表时间先后编入,并一一注明出处。然而,印出的《北山散文集》把这些出处全部删去,部分文末印上了一个时间,却无法判断是写作时间还是发表时间,这就给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能不令我遗憾。

此信最后一段中写到的“小报”,指当时发行的《美石》小报,“其中一信”为施先生读到《美石》创刊号后于1996年8月1日写给《美石》主编李奇的一封信,已编入《北山散文集》。

我1976年2月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10月参加《鲁迅全集》书信(1934—1936年,并致外国友人部分)的注释工作。鲁迅1933年5月1日和7月18日两次致信施先生,但不属于我们注释的范围。我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现存的施先生日记中,已到了1985年3月21日,那天施先生日记云:

星期四 晴 上午沈仲章 陈子善(来取赵令扬字)。

这是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先生来我校学术交流,他仰慕施先生,很想得到施先生的一幅字。齐先生向施先生转达赵先生的请求,施先生答应了。字写就后,齐先生就命我去取。5月15日施先生日记又记云:“下午陈子善来。”到底为何事,也已不复记忆了。

后来,我先后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就常去施府拜访请益了。我也常陪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先生、杜国清先生等去拜访,已故台湾地区作家林耀德兄和其他好多位港台地区作家拜访施先生,我也是常去施府一次,通信反而不多了。这次能翻检出这两通,已是意外之喜,希望今后还能翻检出施蛰存先生的手泽。



至有公司从咖啡馆的讨论中成长起来,最终成为行业翘楚。这恰如加拿大学者鲍勇剑所言,咖啡能将功能性交流转化为审美性创造,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孕育新的可能。

德国游客汉斯曾在浦东美术馆的露台上感叹,这里的咖啡能品出中国故事:它有组织的繁华,巴黎的浪漫,更有上海独特的腔调。这腔调,是历史沉淀的优雅,是开放包容的胸怀,是不断创新突破的勇气。

上海的咖啡,已不只是单纯的提神饮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符号,一种城市气质。在这杯深褐色的液体里,你能品出一个世纪的上海滋味:苦涩中带着回甘,传统里孕育新潮,一如这座城市本身,永远年轻,永远沸腾。

写了自序。也许他认为我编得还可以,就嘱我再接再厉,为他编第二部书。

记得收到此信后,我立即开始工作。一年之后,编选工作完成。1997年10月,我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访学,临行前把书稿交给责编。次年3月回国后,责编告诉我,散文集已列入出版计划,我就未再过问此事。

2001年10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编·北山散文集》一、二两卷终于问世了。但我见书后才发现编选体例已经变更,《编后记》中也有说明:“陈子善先生曾为散文卷编过按结集与集外散文编排的初稿,为散文两卷的编订提供很大便利。”我不知道这样的变更是否经过施先生同意,我后来没问过施先生,施先生也从未向我提起过。但我编的书稿是参照《鲁迅全集》的编法,即已经出版的施先生散文集按出版时间先后编入,更多的集外文章则按发表时间先后编入,并一一注明出处。然而,印出的《北山散文集》把这些出处全部删去,部分文末印上了一个时间,却无法判断是写作时间还是发表时间,这就给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能不令我遗憾。

此信最后一段中写到的“小报”,指当时发行的《美石》小报,“其中一信”为施先生读到《美石》创刊号后于1996年8月1日写给《美石》主编李奇的一封信,已编入《北山散文集》。

我1976年2月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10月参加《鲁迅全集》书信(1934—1936年,并致外国友人部分)的注释工作。鲁迅1933年5月1日和7月18日两次致信施先生,但不属于我们注释的范围。我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现存的施先生日记中,已到了1985年3月21日,那天施先生日记云:

星期四 晴 上午沈仲章 陈子善(来取赵令扬字)。

这是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先生来我校学术交流,他仰慕施先生,很想得到施先生的一幅字。齐先生向施先生转达赵先生的请求,施先生答应了。字写就后,齐先生就命我去取。5月15日施先生日记又记云:“下午陈子善来。”到底为何事,也已不复记忆了。

后来,我先后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就常去施府拜访请益了。我也常陪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先生、杜国清先生等去拜访,已故台湾地区作家林耀德兄和其他好多位港台地区作家拜访施先生,我也是常去施府一次,通信反而不多了。这次能翻检出这两通,已是意外之喜,希望今后还能翻检出施蛰存先生的手泽。

这是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先生来我校学术交流,他仰慕施先生,很想得到施先生的一幅字。齐先生向施先生转达赵先生的请求,施先生答应了。字写就后,齐先生就命我去取。5月15日施先生日记又记云:“下午陈子善来。”到底为何事,也已不复记忆了。

后来,我先后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就常去施府拜访请益了。我也常陪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先生、杜国清先生等去拜访,已故台湾地区作家林耀德兄和其他好多位港台地区作家拜访施先生,我也是常去施府一次,通信反而不多了。这次能翻检出这两通,已是意外之喜,希望今后还能翻检出施蛰存先生的手泽。

这是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先生来我校学术交流,他仰慕施先生,很想得到施先生的一幅字。齐先生向施先生转达赵先生的请求,施先生答应了。字写就后,齐先生就命我去取。5月15日施先生日记又记云:“下午陈子善来。”到底为何事,也已不复记忆了。

后来,我先后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就常去施府拜访请益了。我也常陪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先生、杜国清先生等去拜访,已故台湾地区作家林耀德兄和其他好多位港台地区作家拜访施先生,我也是常去施府一次,通信反而不多了。这次能翻检出这两通,已是意外之喜,希望今后还能翻检出施蛰存先生的手泽。

这是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先生来我校学术交流,他仰慕施先生,很想得到施先生的一幅字。齐先生向施先生转达赵先生的请求,施先生答应了。字写就后,齐先生就命我去取。5月15日施先生日记又记云:“下午陈子善来。”到底为何事,也已不复记忆了。

后来,我先后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就常去施府拜访请益了。我也常陪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先生、杜国清先生等去拜访,已故台湾地区作家林耀德兄和其他好多位港台地区作家拜访施先生,我也是常去施府一次,通信反而不多了。这次能翻检出这两通,已是意外之喜,希望今后还能翻检出施蛰存先生的手泽。

这是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先生来我校学术交流,他仰慕施先生,很想得到施先生的一幅字。齐先生向施先生转达赵先生的请求,施先生答应了。字写就后,齐先生就命我去取。5月15日施先生日记又记云:“下午陈子善来。”到底为何事,也已不复记忆了。

后来,我先后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就常去施府拜访请益了。我也常陪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先生、杜国清先生等去拜访,已故台湾地区作家林耀德兄和其他好多位港台地区作家拜访施先生,我也是常去施府一次,通信反而不多了。这次能翻检出这两通,已是意外之喜,希望今后还能翻检出施蛰存先生的手泽。

这是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先生来我校学术交流,他仰慕施先生,很想得到施先生的一幅字。齐先生向施先生转达赵先生的请求,施先生答应了。字写就后,齐先生就命我去取。5月15日施先生日记又记云:“下午陈子善来。”到底为何事,也已不复记忆了。